

西方艳遇



马因·李德 著

李明晏 译

西 方 艳 遇

马因·李德 著

李 明 晏 译

04916

152.44

1

责任编辑：钱 晔

封面设计：姜 录

西 方 艳 遇

马因·李德 著 李明晏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08毫米 1/32·印张10 14/16·字数240,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6,000

统一书号：10093·392

定价：0.96 元

内 容 概 述

作品开篇以散文诗式的语言将读者带到了美洲南部风光如画的密西西比河两岸，接着便以第一人称的写法讲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

我——一个英国青年，乘坐“西方美女”号轮船到西方去，在“西方美女”号同另一艘轮船竞赛而爆炸下沉时，我把救生带让给了“贝赞桑庄园”年轻貌美的女主人欧仁妮·贝赞桑。为此，我被人刺伤。留在贝赞桑庄园里养伤的时候，同女奴混血姑娘奥罗拉相爱。谁知，欧仁妮却在爱着我。

欧仁妮的保护人——忠诚的管家安托万——在“西方美女”号遇难后始终未归，而她的另一个保护人——险恶的律师嘎雅——借机侵吞了贝赞桑庄园的全部财产，并在贝赞桑庄园的全部奴隶被拉到奴隶市场上大拍卖之机，以重金买去了我的恋人混血姑娘。

我在一个叫欧仁·道特维尔的青年仗义协助下，深夜潜入嘎雅的宅院，带着混血姑娘逃进森林。但终被嘎雅等坏蛋领着猎犬追踪捕获。正当恶棍们要用私刑处死我时，我的朋友拉迦特医生带着乡警长等赶到。

在法庭上，当嘎雅控告我犯了偷窃奴隶奥罗拉的罪行时，那个叫欧仁·道特维尔的青年突然出现，他把两份文件交给法官当众宣读。一份文件是老贝赞桑留下的“混血姑娘奥罗拉是自由人的证书”；一份文件是“老贝赞桑留给女儿欧仁妮的一大笔巨款的遗嘱”。这笔钱被嘎雅给吞占了。顷刻间，原告嘎雅变成了被告的罪犯。当法官问到那青年的名字时，只见他把帽子一摘，露出了一头美丽的金发，原来是欧仁妮·贝赞桑。这时，失踪的管家安托万也出庭作证，原来他并没有死。

作品的尾声告诉了读者，它的每一个人物各自应得的结局。

读者：

奉献在你面前的只不过是一部小说。请莫把作者错认为它的主人公。

作者简介

爱尔兰作家马因·李德是十九世纪著名作家。他于一八一八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二十岁时到美国流浪谋生，广泛地接触了美洲下层人民的生活。他对处于生活底层的黑奴极为同情，在他一生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中，以黑奴反抗斗争、反对种族歧视、买卖奴隶为题材的小说占绝大多数。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一八四八年，欧洲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李德曾用火热激情的语言写出了对革命、自由的向往：“革命的暴风雨震撼了欧洲帝王的宝座……人们渴望已久的自由来临了……”他组织了一批美洲大陆上的进步人士奔赴欧洲，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援匈牙利等国无产者的革命斗争。可惜，他因病和资金不足耽搁了一些日子，待这些革命者登上英国的国土时，革命已经失败了。可李德却念念不忘这场激动人心的革命风暴，一直同革命的参加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一八五五年在伦敦举行“纪念伟大的一八四八年革命运动群众大会”时，李德作为革命的赞同者被邀请参加。

李德曾以一八四八年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为题材写了一部小说《妻子——儿女》，但因反动当局的阻挠，这部小说只有在作者死后才由他妻子想方设法出版了。

李德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白人领袖》《西方艳遇》《谢米诺尔族首领奥柴奥拉》《逃亡黑奴》《无头骑士》《头皮猎取者》《喜马拉雅山历险记》《婆罗州岛密林历险记》等等。

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是世界文学宝库中闪闪发光的珍珠，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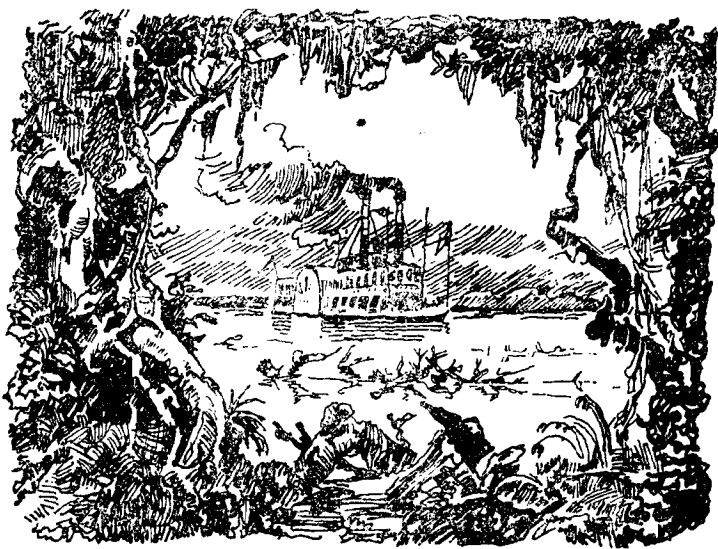
今还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尤其在青少年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

李德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激情，崇高的人道主义。他长期生活在美国，熟悉美国的生活。他继承了美国进步文学的光荣传统，创造了光彩夺目、栩栩如生的普通美国人的形象：反抗暴力、种族压迫的黑奴；响往自由，追求光明的猎手；与殖民者进行英勇斗争的民族勇士……他辛辣、无情、尖锐地抨击了金钱主宰一切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李德又是一个说故事的能手，他的精巧、别出新裁的构思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情节紧紧地摄住读者的心灵。他的作品行文流畅，动人，妙趣横生。在娓娓动听的叙述中，对美、非、亚洲壮丽的大自然、风土人情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所以他具有“活生生的地理百科全书”的美称。

李德的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一直到现在仍是畅销书。他的作品在美、非洲几乎是家喻户晓（因他的作品全是以这些地区为背景的）。他的作品曾先后在美国、苏联、英国搬上银幕。

《西方艳遇》写于一八五六年。这部小说与同时代著名美国女作家哈里叶特·比彻·斯托的轰动世界文坛的名作《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是对万恶的奴隶制度的强有力的控诉。李德流浪在美国期间，曾目睹无数黑奴遭受奴隶主的迫害，对黑奴的命运寄以无限的同情。他在这部激动人心的小说里，通过一个同情黑人的英国青年和一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姑娘恋爱的故事，揭发控诉了美国南部蓄奴制。李德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南部奴隶制社会的黑暗和落后，无情地暴露了那些盘踞在社会上层、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奴隶主的丑恶面目，而对象牲口一样被任意拍卖的广大黑奴则给予了热情的歌颂。他赞扬了黑奴的优秀品质、高尚的情操和对爱情的忠贞。

小说不仅暴露了奴隶制的反动性，而且还描写了奴隶们的反抗斗争，暗示了奴隶制的必然灭亡。



第一章 江河之父^①

啊，江河之父，我赞美你那波涛汹涌的急流！我宛如圣河岸上的印度教徒，双膝跪在你的面前，虔诚地为你唱出赞美诗！

涛涛的河水唤起人们的情感是何等的不同啊！黄澄澄的恒河之水在印度教徒眼前展现的是玄妙而又恐怖的未来，引起虔诚的颤栗，可你那金灿灿的波涛，对于经历过欢乐和幸福的我来说，唤起的却是美好的回忆，把我的今昔连接在一起。啊，伟大的江河！我赞美你，感怀你在逝去的岁月里所给予我的一切。而当人

^① 系指北美洲的第一大河密西西比河（译者注）

们在我面前呼唤你的名字时，我欣喜若狂，激动万分！江河之父，我对你是何等地熟识啊！在你的发源地，在那千湖之国，在那高原的顶巅，我总是嬉笑着在你纤细的小溪的水流中跳来跳去。我把桦皮独木舟划进哺育了你的蔚蓝色湖泊的水面上，任凭缓缓的流水把我冲向南方。

我从碧草如茵，野稻吐穗的两岸中间驶过。白桦把自己银色树干的倒影投进你那清澈如镜的水面上；高大的云杉在你纯净的水流中洗涤自己尖尖的树端。我看见：印第安人驾驶着轻巧的独木小舟划破你晶莹的水面，看见巨大的驼鹿屹立在你清凉的水中，还有体态匀称的扁角鹿在岸边的草丛中闪过。我凝神谛听荡漾在你两岸上的音乐——大雁的咯咯叫声和硕大的北方天鹅嘹亮的歌声。啊，伟大的江河，就是在这遥远的北方疆域，在你严寒的故乡，我仍然为你顶礼膜拜！

我一直向前航行，穿过了一个个纬度，越过了一个个气候带。

我终于站在你的岸上，在这里，你飞溅在岩石中间，形成了神圣的安顿尼瀑布。在这里，你以排山倒海般的湍流向南方奔去。你的两岸发生了多么奇异的变化啊！针叶林消失不见了，你披上了五光十色的，可并非终年不变的盛装。橡树、榆树和槭树荫复如盖，繁茂的树枝在你的头上盘结。尽管你的森林依然绵延万里，无头无尽，可原始大森林却渐渐接近了终点。我怀着愉悦的心情望着文明的迹象，迫切地聆听着它的音响。在伐倒的树木中间出现了木头小屋，它虽然粗糙、简陋，却富有诗意，从密林深处传来阵阵的伐木声。在昔日生长着巨大森林的土地上，玉蜀黍骄傲地屹立着，丝一般又软又亮的叶子迎风招展，婆婆多姿，金黄色的羽状花穗呼唤着丰收的季节。绿色的树冠后面突然间闪现出教堂的尖顶，祈祷声在你波浪的涛涛声中飞向天国。

我又把独木小舟划进你那急湍的波涛，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一直向南方飘去。

我穿过一个个峡谷。你咆哮着在峡谷中间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我如痴如醉地凝望着这些奇形怪状的岩石，它们时而钻天直上，象刺破青天的利剑，时而四处漫延，以优美的轮廓画意十足地显现在遥远的天际。我举目仰望，屹立在河水之上的“女河神”岩石；远望高耸的悬崖，在遥远的过去，探险士兵们在它那圆形的顶端架过帐篷。

我在清澈如镜的佩平湖上划行，欣赏着那宛如要塞围墙的锯齿形的湖岸。

我望着长满野生植物的“殉情”悬崖，无法抑制心中的激动。它那陡峭的石壁曾不断地回荡着无忧无虑的旅行家们的愉快歌声，可有一次却传来了悲怆的曲调——这是为爱情殉身的美女维纳娜离开人世前的歌声。

我的独木舟飞速地前进，两岸是无涯无际的西部大草原，我欣喜地举目眺望这四季常青的辽阔天地。

我减缓了独木舟的航速，为了观看脸上涂满油彩，骑着野马在你岸边疾驰的骑士，观看在你清澈的水中沐浴的身段窈窕的达科他州的少女们。然后，我又驱舟前进，穿过了“落矶山”山脊，越过了矿藏丰富的加列纳河和久比尤克河两岸，驰过了勇敢的矿工们葬身的高空墓地。

我终于到达了你和密苏里河的汇合地。急湍的密苏里河疯狂地向你扑去，企图把你纳入它的航道。我从残破的小舟上注视着你们的决斗。经过暂短可却是残酷的搏斗之后，你取得了胜利。从此以后，你所驯服的竞争者被迫为你献上珍贵的贡品，汇入你宽阔的河床，于是，你威严地向前流去。

你那战无不胜的波涛载着我一直奔向南方。一座座高大的绿葱葱的陵墓映入我的眼帘，这是居住在你的两岸上的古代部族遗留下来的唯一的古迹。而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已是另外一个民族了。教堂的钟楼和拱形屋顶在阳光下闪着熠熠耀眼之光，它们把尖尖的顶端刺向苍穹。一座座宏伟的建筑屹立在你的两岸，水中宫殿在你的波涛中轻轻飘荡，一座大城市在远方出现。

我不能在此停留，阳光灿烂的南方在呼唤着我，于是，我十分信赖地投入你的怀抱，继续向前航行。

我来到了大海一般辽阔的俄亥俄河口。在这里，你同最大的支流，一条平原上最著名的河相汇。

你的两岸发生了多么奇异的变化啊！怪石嶙峋的悬崖绝壁已不见踪影。你冲破了高山峻岭的桎梏，在自己开拓的广阔天地里直泻奔流。你在狂怒时刻开辟的河岸又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摧毁。如今浩大的森林又围绕在你的两岸：茂密的梧桐、高大的鹅掌楸、黄绿色的橡树在你的岸边构成了层层阶梯。无涯无际的森林绵亘在你的两岸，你在自己宽阔的胸膛上运载着一棵棵枯树的躯干。

我穿过了你最后的一条巨大的支流，它那紫红色的流水给你的波涛罩上了一层淡淡的色彩。我沿着你的三角洲航行，沿着杰·索托^①在苦难中跋涉过的著名河岸，因伊别尔维利^②和拉·萨利^③的丰功伟绩而闻名于世的河岸向下游漂泊而去。

① 杰·索托·埃尔南多（1500——1542）——西班牙探险家，于1541年发现密西西比河。（作者注）

② 伊别尔维利·皮耶尔（1661——1706）——法国的北美考查者，于1698年创建法属殖民地路易斯安那。（作者注）

③ 拉·萨利·列涅·罗别尔·卡维利耶（1643——1687）——首次航行密西西比河全程的法国旅行家。（作者注）

此刻我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在这片南纬地带，只有铁石心肠的人，只有对世间一切美好事物都漠然置之的人，才能面对你绚丽多采的景象而无动于衷。

我置身于变幻莫测的童话般的仙境。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丽的景致了。莱茵河和它岸边岩崖上的一座座古城堡，地中海古老的海岸，西印度的一个个岛屿，皆无法同你媲美。在地球上的任一大洲也没有象你这般迷人的自然风光，你那令人迷醉的高雅秀丽同粗犷的美是何等和谐地溶为一体啊！这里既没有岩崖，也没有丘陵，只有缀满了银白色苔藓的黑黝黝的松树林构成这片景色的背景，可它们并不比雄伟的花岗岩悬崖逊色。移民者的斧头早就把树木砍倒了，紧靠你两岸的森林消失不见了。接替它们的是金色的甘蔗林，雪白的棉花种植园和银闪闪的稻田。森林向远处退去，在遥遥的天际点缀着自然风光。我看见一株株长着亮晶晶的宽大树叶的热带树——棕榈、兰棕、番荔枝、喜水的紫树、开着大筒状花的梓树，香气四溢的安息香树，和花瓣蜡黄的木兰。在这些美丽的本地植物中间参差着上百种奇异的、由外地移植来的树木：橙子树、柠檬和无花果树，印度丁香和罗望子，橄榄树、桃金娘和凤梨。垂杨柳低垂的枝叶同高大笔直的甘蔗杆和高高的丝兰的矛状叶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这光怪陆离的植物世界中耸立着一栋栋精巧的别墅和一座座富丽堂皇的花园。这些建筑物的风格纷繁多采，就如同移居来的民族一样互不相同。当然，这里楼台亭阁的款式是形形色色的，因为居住在你两岸的居民是各种不同的民族，他们给你献上贡品，用全世界光辉璀璨的文明为你梳妆打扮。

别了，江河之父！

我虽然没有降生在这富饶的南国，可却在此度过了漫长的岁

月，所以，我爱这块土地胜过自己的故乡。在这里，我欢度了少年的美好时光，长大成人。在这里，我经受了成年时代的风风雨雨。这些充满了永不衰退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年华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永不消逝。在这里，我这颗年青的心第一次体验到爱情的欢乐，尝到了纯真的初恋的幸福。因而，这块土地始终用永不息灭的火光照耀着我的心灵。

读者，听听我的爱情故事吧！

第二章 在新奥尔良^①的六个月

我同所有从古典中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少年一样，对生活 在父母身边感到十分厌烦。我响往着旅行生涯。我渴望能去看看天涯海角，去看看我暂时只从书本上所了解的世界。

很快我的理想就变为现实了。我望着渐渐隐退到昏暗的海涛后面的家乡的山岗和丘陵，竟毫无依恋之情，至于今后我是否还能踏上故乡的土地，我也感到十分淡然。

尽管我是从古典中学的校门走出来的，可对古典知识却毫无兴趣。

十年漫长的岁月我是伴随着荷马的充满了艺术夸张的诗歌，维吉尔的单调的诗文和贺拉斯那些令人烦闷的夸夸其谈的作品度过的。我对古典文学是无法产生出由衷赞叹之情的，不象那些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尊敬的学者们，他们对先辈创造的文化精华或者

① 新奥尔良——在美国东南部，位居密西西比河口，为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
(译者注)

发出衷心的赞美，或者装出酷爱的神情。

我降生在人间不是为了生活在理性世界，也不是为了沉湎在往事的幻想中。我热爱我周围的现实生活。让那些唐吉珂德先生们到古城堡的废墟上去扮演中世纪的抒情歌手吧！让装腔作势的小姐们去参谒那些旅行指南中所大肆宣扬的名胜古迹吧！至于我本人嘛，则对昔日岁月的浪漫主义十分淡然。在当代的威廉·特勒我看到的只是向吸血魔王出卖体力的苦工们，而那些引人注目的流浪汉，我认出了他们原来竟然是扒手。在雅典的残垣断壁和罗马的废墟上，我看到的只是露宿街头、忍饥挨饿的穷人。我不忍目睹这触目惊心的赤贫景象，那似乎是富有一定浪漫色彩的贫穷痛苦的流浪生活丝毫不能触动我的心。

其实我也正是因为响往着浪漫主义的冒险生涯才离开了家。人世间一切光彩夺目、不同寻常的事情都吸引着我，因为我正处于迷恋浪漫主义的年纪。当然我直到如今也没有改变。现在，我已进入壮年，可并不颓废、绝望，就是将来也会如此。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令人向往的豪迈情趣，生气勃勃的高尚兴致，这绝非幻想。在上层社会的沙龙里，在达官贵人荒唐的恶习和愚蠢的礼节中是嗅不到浪漫主义气息的；在官员们闪闪发亮的礼服上，在无聊的宫廷庆祝宴席中找不到浪漫主义的踪影：星章、勋章和封号令它感到十分陌生，而那镶着金边的朱色官服，只能使它窒息。

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趣的高尚生活只能到其它地方去寻找——到雄伟的大自然中去。虽然它并不仅仅存在于此。它在田野和茂密的森林中，在山崖和湖泊上，当然也存在于大城市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因为，这生气勃勃的浪漫主义的豪迈情趣是存在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存在于那些具有高尚情操，渴望自由和爱情的人们的灵魂深处。

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去攀登僵死的古典文化的高峰，而奔向

了富有朝气，生气勃勃的地方。我到西方去寻找浪漫主义的生活。我终于找到了，在路易斯安那州明朗的天空下，我陶醉在令人向往的浪漫主义的生活中。

1815年1月，我踏上了洒满英国人鲜血的新世界^①的土地上。我乘着一艘商船横渡了大西洋，热心的船长用自己的舢舨把我送上了岸。我急于要去看看最近发生过历史性的战役的地方。那时我非常热衷于军事历史。当然，我想看新奥尔良战场绝非出自天真的好奇心。我当时持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认为被迫自卫的平民百姓在战斗中有时不比雇佣兵差，长期的军事训练并不就是胜利的绝对保证。浮浅的战争史学家们似乎是驳斥这个观点。这种看法同军人们的叙述也相反。可是雇佣兵的叙述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难道能找出这样一个军人，他能不对自己战场上的行为凭空增添英雄主义的色彩吗？除此而外，世界的主宰者们是要不遗余力将人们引入歧途。因为，他们总得给自己这一庞大负担——对我们来说是正规军，找个存在的藉口。

我所以想亲眼看看密西西比河两岸上的战场^②，这是同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有直接关系。这次战役为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六千名从未听说过“向右转”口令的平民百姓，击溃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人数又多了一倍的正规军。

在我亲临这场会战的地点之后，我自己也多次参加了战斗。我所遵循的理论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迷信严酷粗野的军事训练要误入歧途，而所谓正规军的威力也不过是个神话而已。

一小时之后，我不再思考战争，漫步在新奥尔良的大街上。

① 新世界——指美洲，系对旧世界（指欧洲）而言。（译者注）

② 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1814）虽以英国失败，签订林肯条约结束，可在1815年1月8日在新奥尔良还发生了一场战斗，装备差，人数少的美国军队击败了英国正规军。（作者注）

我的思路步入了另一条轨道。新世界的朝气蓬勃，绚丽多彩的生活有如一幅环形全景画展现在眼前，我无法再坚持我曾采取的对人世间一切都莫要惊奇的决定，不由自主地带着惊喜之情四处观望。

在大洋彼岸的最初几天，我被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所震惊——原来，我是个废物！我当然可以拿出自己的毕业证书：“瞧，这是我所掌握的知识的证明——我在古典中学里曾被授予最高的奖赏。”可这又能有什么用途呢？我所学到的那些抽象知识在现实生活中是无从用起的。我的学问不过是鹦鹉学舌。而我的古典知识也只能是记忆的累赘。我面对着战斗、劳动的现实生活，茫然不知所措，犹如一个学中文的劣等学生望着密密麻麻的汉字一样。而你们，这些填鸭式地向我灌输了句法和赋诗法的平庸的教师们，当然会指责我为不知感恩的学生，如果此时此刻我能当着你们的面发泄心中的愤怒，表示我对你们的轻蔑。当我回首往事时，就更加深信不疑，在你们管教下度过的十年光阴算是荒废了，我被引入歧途，曾自以为是个有学识的人，可实际上我却是一无所知。

就这样，我口袋里装了些钱，头脑里装着一星半点的知识，漫步在新奥尔良的大街上，惊奇地环视着周围的世界。

半年之后，我依旧在这些街道上游荡，钱袋已经空空，可脑袋里的知识却大大地丰富了。在这六个月之内我获得的丰富生活经验，比最近六年所得到的还要多得多。

为这些经验我付出了代价，我的旅行费用在饭店、剧院、化装舞会和“混血人舞会”构成的五光十色的生活中花光了，我把一笔不小的款子存在一家银行里，可这个被人称作“法老”的银行对蓄储者既不还本也不付息。

我甚至害怕计算自己的花销。后来，我总算克制自己，算了

帐。想不到缴上旅行费，只能剩下二十五美元！靠这点钱要用到家里接到我的信再寄钱来时，至少也得有三个月的时间——当时，还没有横渡海洋的大轮船。

这半年来我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现在，感到十分懊悔，决心改正。我甚至打算找个职业。可我在学校里学到的本领是既不会节约用钱，也不会把花空了的钱袋再装进钱去。在这座生气勃勃的城市里，竟找不到一件我胜任的工作。

我踽踽独行在大街上，没有朋友，心情十分颓废，感到百无聊赖，前途茫茫。我发现熟人越来越少了。在他们经常聚会的娱乐场所里，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他们到底到何处去了呢？

这些人的隐匿消失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已经是六月中旬了，天气酷热，温度计的水银柱逐日增高，竟达到了华氏一百度。两个星期之后，一年一度流行的黄热病又要袭来。这不速之客使全城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感到恐怖。上层社会为了躲避黄热病的魔爪，如同候鸟一样，从新奥尔良向北奔去。

我并不比他人勇敢，也不想同这沼地的恶魔打交道，还是趁早溜之大吉吧。乘船沿着上游航行，找一个恶性疟疾的淫威施展不到的城市。

当时，最具有诱惑力的北方城市是圣路易斯。于是，我毅然决定到圣路易斯去。我带上自己的东西，登上了即将启航去“山丘之城”的“西方美女”号轮船。至于到那儿将如何度日，无法设想，因为我的钱只够路费。